

序 言

北島建議我寫一本給孩子們讀的歷史地理的書。

給孩子講一般地理的書很多，專講歷史地理的書還沒有，所以北島的建議是一個新鮮的想法。但是怎麼寫，卻有些費心思。幸好過去幾年，我曾經為地理雜誌寫過一些輕鬆的隨筆，那就順着這個路子來吧，可以再輕鬆一些。

這裏需要先介紹一下甚麼是歷史地理學。自打我做了這個專業，就不斷有人問：「甚麼是歷史地理？是歷史加地理嗎？」他們接着感嘆：「你又懂歷史，又懂地理，真不容易！」他們講的不大對，但我們就從這裏開始說起吧。

在專業上的說法是：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問題，就是歷史地理學，可以研究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，也可以研究歷史時期的人文地理，在學科屬性上，是地理學。這其實很簡單。

不過，「歷史加地理」這個直觀的說法也不是不能用，要看怎麼加，要加得合適。比方說，衛青北征匈奴，這是歷史；朔方郡、陰山山脈，這些是地理，把它

們加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個題目：衛青大軍北征的路線。這是加得合適。再比如，唐代幽州城（在今北京），是地理；安史之亂，是歷史，這兩者也可以加起來，說明安祿山起兵的位置。其實，許多歷史事件都應該把地理加上，加上了，問題才完整，才更明白。如果能對歷史事件、歷史知識都認真地加問一個地理問題，那是個好習慣。比如讀鴻門宴的故事，可以問，鴻門在哪裏？背〈登鶴雀樓〉的詩句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，一定要問，鶴雀樓在哪裏？

當然，有些大歷史事件是很複雜的，那麼與其相關聯的地理問題也是很複雜的。比如王安石變法，這個變法不是只在朝堂上做紙上文章，還要推到社會上去，於是地理問題就來了。王安石的新法，有些是要依照地區因地制宜的，不可能全國都一樣。比如方田均稅法，能全面實行的不過是五個地勢平緩的路（「路」是當時一種行政管理的區域），而均輸法也只限於經濟發達的東南六路。當時有很多人反對變法，也從地理上挑剔王安石。比如王安石要利用洪水淤田，反對派就問：那淤出的土田薄厚不均怎麼辦？王安石支持把湖水排乾擴充田地的辦法，反對派就挖苦諷刺說：那還要另開一個湖泊存水喲！（意思是，這邊把湖水排乾得了田地，那邊又把田地淹水變成湖泊，這不是跟原來一樣嘛。）大大小小的地理問題在歷史中差不多是無處不在。

再介紹一下地理問題的研究特點。人們常用「地理知識」來理解地理學，好像地理就是知識。其實，地理不光

是知識。地理這個詞中還有一個「理」字，地理還要講道理。甚麼是地理中的道理？這是很複雜的問題，但有一條很重要，簡單說，就是能判斷地利與地不利。諸葛亮與馬謖雖然都有關於街亭的地理知識，但對地利的判斷不一樣，結果大為不同。

另外，地利是複雜的，不是永恆不變的。比如：西漢的首都長安在關中，東漢卻把首都改在了洛陽。當初劉邦也想把首都放在洛陽，但是張良把關中的地利一說，劉邦就變卦了。可劉秀為甚麼就不認同當年張良說的地利了呢？而到了隋朝、唐朝，又把首都放在了長安。他們變來變去的原因是甚麼？要把這個問題講明白，就不是幾句話的事情了。

最後再說一點，地理的問題都在地上嗎？回答：地理的問題離不開地，但不是都在地上，還有一部分在人的腦子里。例如「街亭軍事地理」這個問題，一部分是街亭的地貌地形，而另一部分，而且是更關鍵的部分，是在諸葛亮與馬謖的腦子裏。再舉一個例子，修建城市，中國人喜歡修成方形的，可歐洲歷史上的大城市卻沒有方的，這裏面的原因不在地上，也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思想問題。歐洲人一般不認為城市應該有一個整齊的輪廓，即使要有，也不是方的，而是圓的，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想主義者們，就設計過圓形城市。而古代中國人相信天圓地方，只有修建代表天的建築時，才採用圓的形狀，比如北京的天壇。

簡單說，大地之上、環境之中的事物形形色色，是

地理素材，須要由人腦提煉成系統的知識，再用知識總結出道理。人腦在這個過程中是要費一番氣力的。在地理學研究中，關注人腦這個部分的，屬於地理學思想研究。

這本書裏的內容，是歷史地理知識與道理(包括思想)的結合，為的是幫助讀者從歷史的角度認識我們腳下的這片大地，以及祖先與這片大地的關係。哪些是知識，哪些是道理，怎樣用知識安排出道理，希望讀者判斷。如果能夠把我說的東西加以修正、延伸、提高，那就更好了。

這本書的編寫工作，不是我一個人做的，地圖是由劉梅、吳艷輝、劉晶、趙欣幫助編繪的，孫偉忠、汪家明、秦嶺提供了一些珍貴的照片，老朋友周尚意、李心宇、辛德勇也來幫忙。沒有他們的協作，這本書是出不來的。

唐曉峰

2017年2月16日於五道口嘉園